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一九六回 俠士窗前聽密語 姦夫屋內露真情

卻說四位英雄來到外面，先敘了年庚：甘亮居長，李昆第二，鄧龍是老三，鄧虎老四。伙計一面伺候拈香，一面到外面燙酒，忙忙碌碌，□分高興。甘亮先上了香，斟了神前酒。然後四人排了次序，一齊跪下，異口同音，稱：「我等甘亮、李昆、鄧龍、鄧虎四人，結異姓骨肉，從此有福同享，有馬同騎，患難相扶，各無私念。不願同年同月生，只願同年同月死。若有異心，神明殛之。」四人誓畢，對著神三跪九叩，站起來大家對拜了四拜。伙計把紅氈毯收起，一面把□壺酒拿到裡面。這幾個伙計一齊恭喜爺們。甘亮說：「少停，一齊來領賞。」伙計們叩謝過了，伺候著四位入席，伙計斟酒。李爺說：「如今大哥上座。」甘亮也不謙遜，就在上首坐了，說：「愚兄有占了。」李爺同鄧氏弟兄，都依次坐下。一看桌上多了四雙小鍋兒，鍋內無非一色的魚、肉、火腿、雞、鴨等類。便問伙計：「我們並沒有吩咐你們辦下這個來。那是做什麼？」伙計齊說道：「這個名叫一品鍋，是我們眾伙計孝敬爺們的。今日爺們在小店內結義，將來四位爺們，都是官居一品，並列當朝的意思。」甘亮聽了，對他們笑了一笑，說：「難得你們一點誠心。」

說著摸出□兩一錠銀子，賞了伙計。眾伙計連忙磕頭謝賞，口稱：「謝了四位老爺賞賜。」站起來歡歡喜喜的，立在那裡伺候。

李爺說：「我們兄弟都自己斟酒，你們不必伺候。」鄧虎說：「幹你們的事去。」眾伙計謝了一謝，多到外面去了。甘亮說：「賢弟！愚兄聞得你在山東保鏢，因何到此？」公然說：「受糧船幫聘金來到天津，遇見施大人青眼相看，我就投在他麾下效力，也想掙個出身。後來到了奉新驛，遇曹必成一案，計全中了毒刀；自己到方家堡盜藥，中了一箭，幾乎喪命。幸得黃天霸等前來救應，將我救回公館。今大人諭我等改裝私訪，各人分道而行。小弟進城，遇見木匠呼喚那人，我疑心是金釵一案，放而尋找寓所，意欲黃昏過後，前去窺探蹤跡。不想遇著大哥。」把上項事一五一□的，細細說了一遍，絕無半句藏私。

甘亮等三人聽了，同聲叫：「好，這才是大丈夫的志氣。那綠林裡面，江湖道上，俱非豪傑久居之所。」大家歡呼暢飲。只見伙計點上燈燭，烹上兩前茶來。四弟兄猜拳行令，直吃到二更之後，方才用飯。伙計伺候飯畢，把殘席撤去，找了安處，自去收拾店舖去了。李爺便說：「大哥與二位賢弟，各請安歇，小弟去去就來。」三人囑咐小心在意。

李爺回到西廂房，把長衣卸了，插好匕首，從庭心內飛身上屋，施展夜行的功夫，躡房跳脊，在屋上望東而去。認準這桿鴿子旗，飄身下去，落在圍牆之內。四下一望，見院子裡燈光明亮，李爺鶴行驚伏，來到窗前，側耳細聽，正是一男一女的聲音。李爺就在窗前紙上戳了個小孔兒張著：男的便是富明，女的就是酒店內看見的王成衣老婆。只聽那富明說：「這東西我好不容易得來，這一夜分明放在枕頭旁邊，到了天明，我見時候不早，要緊出去，一定是忘記了帶來。及至到了廟內，找尋不見。路上又沒耽擱，卻到哪裡去，不是你收拾了，還有誰呢？」

又聽婦人說：「只怕你在半路上忘了，或是人多的地方，被扒手扒了。我要是拿了你的，肯叫你這樣猴急，還不說出嗎？與你也不是新交好，難道我的心事，你還不知道嗎？將來身子總還是你的，難道要你一根金釵不成？」富明說：「你的心跡我怕不知呢！這件東西，原是要與你做個久遠之計了。豈知可巧的，來了個喜管閒事的施不全。被曹必成的妻子，在他手內告准了狀子。他四面八方，發人探訪。我嚇著了，逃到母舅的廟內。」婦人說：「既然你躲在廟內，人不知鬼不覺，他們要來拿你，再想不到這個所在的，你為何又出來了？」

富明說：「這個事也是活該。我到廟裡時節，恰好有個同行叫做張四正的，在廟內做工，就叫喚我。他說：『富明你今日可是望望母舅嗎？』我只得答應他：『正是。』口中雖是回他，心內就是一怔。我說：『張四哥，你做了幾天了？』他說：『今日頭一天呢。』我說：『生活做完沒有？』他說：『還有兩天做呢！』這時我母舅不在廟內。就想等我母舅回來，叫他回絕了張四，說道幾天再做大悲懺。母舅回來，同了一個和尚朋友一起到廟。我見了母舅，就把自己的事，告訴了一回，又叫他把張四回絕了，免得人家起疑。母舅說：『你只管放心，張木匠只管叫他做工。今夜或是明夜，施不全的腦袋，都在我手裡了，你還怕他做什麼？』我想這事更好了，我就放心住在廟裡，張四來做工，也不必避他了。豈知到了後夜，我母舅前去行刺，卻被他們看見。母舅見事不妥，回身便走。他們的手下部將，後面追趕下來。母舅細一看那人，原來前一天夜雙塘兒酒店內遇見過的，回手發了一把毒刀，將他傷了肩頭。母舅知道他中了毒刀，不過兩天工夫，終究要死，也就不去追他，讓他逃回去了。母舅回到廟裡，說起此事。於七一聽，就說：『壞了事了。』那時母舅想著，也把兩腳一頓，說：『是我疏忽了，放他走壞了。』我就問母舅為什麼壞呢？母舅說：『我們在雙塘兒酒店裡吃酒，說話的時節，這個人也在旁邊桌子上吃酒哪！及至我們走出酒店，這人還沒動身。只怕我們說的話，被他聽見，豈不要到廟中找尋？就是他沒聽見我們的話，他只要問了酒店裡，就知我在玄壇廟了。如今中了毒刀，雖然性命不保，他只逃到公館，見了別人，豈不把我們的來歷，告訴別人嗎？』到了第四天，母舅同了於七又去行刺，到了公館屋上，只見裡面弓上弦，刀出鞘，周流巡察，保護得沒處下手。就到外面屋上，細細探聽；哪知他們全曉得了，正要到廟裡來，連兩個和尚，一個木匠外甥，一案而擒。母舅回來，說明此事，嚇得我魂魄俱消。忽聽得外面敲門，我只道官兵到了，正想逃走，豈知來了母舅的師父同師弟兩個，我方才定心。聽他們四個人商議，要在廟裡設下埋伏，準備抵敵官軍，殺他個片甲不回。我想了半夜，沒有合眼。此事弄得太大了，還是走罷！故此前來看你，商量個法子，我與你及早高飛遠去，想此地一日也住不得了。」

若說要走也容易的，只是苦了這件東西沒有了，我與你逃到別處，怎麼樣過日子呢？」

李爺正聽得富明說到這裡，忽聽前門砰砰的有人打門。不知是何人到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